吳文節公遺集

吳文節公遺集卷六十七目錄

尺牘

吳文節公遺集卷六十七

男養原謹編

尺牘

復李昺岡司馬

芭蕉嶺土目偷蓋之卡房既經火燒甚好嚴飭汛兵隨時查察勿再令人偷蓋可耳至來示云該宣光省杳無音信定界之事恐非數月可結云云弟思該國從此即無回信矣弟檢查道光十餘年間臨安府屬越南會有爭界之事該國匪徒並越界焚搶該國王反謂我處越界拏人咨呈督撫查辦由廣西省將文書遞來當經

奏明由雲南督撫用文照會該國王不得混爭約束匪徒不得過界滋事並令該國王妥辦回覆等因案卷至此而止其後該國王並無回信該國匪徒亦不敢過界多事相安至今可見該國究係外夷其辦事不能如中國之有條有理一案必須一結也此案本係該土目私自越界滋事該國王及上司均不知情該宣光布政等接我處文移已委員前來查看過已將土目撤換並將斃我兵丁之賊縛獻一二人在彼遂謂此事已了且自知理短亦縮首不敢復出置議又不服下氣打輸官司前來具輸服結狀藏頭露尾若明若昧此小朝之所以

爲小朝也彼既付之杳然我處亦可置之不問以不結結之吾兄等並可不必用文移催但嚴飭各卡汛弁時時查察儻彼處又將盧文盛黃金菊等委來復當土目或別有人過我界來多事彼時再用嚴切文書移致該布政等官痛加詰責看其如何登覆至下藤橋卡房舊基既不可毀亦不可就加修建仍須留爲他日指證之據應於舊基旁近或相距數尺或相距丈許擇地另行修建新卡房一所以便派兵駐守免致久久懸曠其我界內田地向爲黃金菊越佔以致田主失業者應即逐一清釐查明契據執照飭令管業耕種無主者入官招

佃分別次第辦理毋徒守株待兎轉致因噎廢食也鄙見如斯祈吾兄就近察酌情形可以如此辦理即行動手舉辦儻彼間情形與弟臆揣之見不合仍應如何辦理方妥亦祈詳細示知爲禱

復江岷樵大令

一年之別三秋之思彼此同之也前聞足下墨絰從戎竊幸籌幄得人足張吾軍而足下亦可展布所蘊爲
國宣猷無任愉忭頃於清明前一日奉到朶雲感紉綺注藉諗磨盾草檄蓋勤彌卲而動定綏宜慰符臆頌粵西之遍地皆賊民不聊生者非一日矣特愈延愈甚耳

而目前自以永安會匪之一股爲最强亦以先除此一股爲最要此股既除始得將各股次第收拾也而此一股竄入永安州城者半載於茲矣節相之憂勞南北兩軍統領之感奮亦可謂不遺餘力矣而我之損兵折將不一而足曾未傷彼毫毛雖時報勝仗皆不過支中之枝詞衍義耳欲坐困之則米鹽樵蘇不能斷其接濟一則山徑紛歧一則奸民貪利也欲穴地道地雷以轟之則濠溝阻隔蒺藜密布勢不能達非如中原平壤之可以此法施也然則彼絕未困而我之老師糜餉已不困自困矣自客臘節相馳入綑柵以後各路將帥兵練幾

於無日不戰亦幾於無日不勝其實五更蓐食行五七里或十餘里二十餘里望見賊營痛開槍礮名曰誘敵適徒耗藥鉛彼亦置若罔聞迨我軍飢疲跛倚三鼓氣竭之際彼或出數百人以示賈餘我軍縱回顧反擊亦不免互有殺傷而彼又閉壁自休矣或我軍竟終日不見一賊而返是亟肄以疲之者非疲彼乃自疲也然則彼之堅壁不戰者非窮蹙也實以逸待勞坐困我於餉匱師糜之地耳縱使我軍有敢死之士直薄其壘非爲彼沸湯所傷即火槍所斃前驅被害後繼退縮勢所必然無如何也縱使三千斤二千斤大礮連打數十出壘

中其牆磤子至一二里外本已力弱或損得一甎一石彼可隨時修整亦無如何也僕軍旅未嫺又事非躬歷何敢侈口妄談然同仇敵愾之思實有憤迫不能自遏者夜來寢不能安展轉思之擬師古人衝車之意而變通之用巨木架懸以撞之我自立於人力能施之地而使彼遠不能傷彼自恃其深溝高壘之謀而使之必失所恃我軍似勞而人可番休彼壁雖堅而勢難持久晝夜無一息之停伏兵有分布之用如此而彼猶能晏然不動致我坐困者當未之有也另備圖說呈覽儻此函到日永城業已收復可一笑付之丙耳儻尚未克復而

筆中先有此議或議及之而勢有窒不能行者則亦可付之丙耳儻未有此議而足下覺其迂闊不以爲然則又可付之丙耳儻足下不甚以爲非而其中尚有因地制宜必須化裁通變者卽乞留意爲之斷不可言出自鄙見如此則筆中輩詫爲多事而非笑斥之矣卽作爲尊意急與節相暨兩統領密圖之僕盼捷旣殷恨賊無已不覺縱言及此亦恃吾兄前可以無所不言耳再延半年必將有餉匱師潰之勢豈不殆哉所關豈不大哉僕所以不嫌越俎而妄進芻言者亦魯女之嫠忱也高明諒鑒宥之

以下均係圖中貼說

所用撞木須大十圍長數十丈百丈方濟事急切無

此大料短則筍而接之瘦則鑲而錮之箍之襯於海

船之大桅可悟也

撞木之顛須直抵城牆賊壘賊礮臺聾而撞之方能

有力

東西礮臺土城水實營牆水實各礮臺處處皆須設

撞木皆須多設撞木方能使賊首尾不暇兼顧也其

賊所佔之村落民房無高墉厚垣處所或用瘦而長

之架木撞之

木植旣大一架斷不能支迭用三架五架以至十架

皆可

撞木之顛近賊處須用鐵片包裹三數尺許防賊人

用火釘燒也

架之左近兩旁須多伏兵練護架即以邀擊下番休

也

賊營相近之地多伏兵練晝夜番休防其竄逸兼可

截殺當不待言矣

東南角張許大營有古眉箐大嶺隔之架木求便安

置此處卽不必設專擇要地伏練伺其出而擊之亦

須晝夜番休

置架處所或在河之此岸沿邊或竟渡河置於彼岸總視其木之能及否也既有護架兵練又有埋伏各兵練晝夜不斷離置之虎穴可也且此時正欲誘其出穴而殲之也

拉曳擅木但須强有力之人耳挑夫鄉民無不可者不必兵亦不必練也所有兵練仍是用以伏截勦殺添此擅木一層似於兵練有裨助無窒礙也

以木銜擅雖大雨傾盆皆可不住手也

復吳子密方伯

關輔爲海內第一完善之區僕亦微聞近頗不佳所關甚鉅及此而挽救之當尚可以有爲大約以澄敘官方

爲首要有司得人則諸事就緒此等省分所謂得人者大約以德爲先才次之而委署無情面倣虧無姑息省中無絲毫之指派首府無假借之推挽一二年後縱不復元必有起色凡此皆方伯所可操其權者也不能不爲賢者責之備矣僕近狀如恆無可述者黔中盜風終未止息去一劣員復出一劣員破一僞案又來一僞案費盡氣力未收少效然僕終不以事之難而稍弛其力也終日嘵嘵而已

復呂堯仙方伯

韻芝稟內有粵民踞捉處築堡團練歎羨願爲依附者

此非虛語也此間廣南府去夏築關設卡有粵民與我處緊相連界遞公呈願附局者許之其一切與築守具彼自爲之我爲之區畫布置有急撥兵練助之以此會獲賊大勝堂殷一、以此賊聞而他往其已事也在粵民如嬰兒之失乳母見阿嬭乳哺他兒未有不投入懷者同此赤子未忍拒之在我處多一重籓籬卽多一層屏蔽進寸勝於退尺亦有益也吾兄不妨以此意告之韻芝度地相機爲之可耳不必膠柱也

致江岷樵大令

二月間由韻芝處遞到惠書旹當經肅復並因永安久攻

不下而我之損將折兵不一而足妄柰鄙見思欲藉足下以達之主帥冀得一當稍洩同仇之忿其書係遞交韻芝專差送大營面呈及三月間韻芝處差旋軍中局勢已變而足下亦因病不能支暫且還山其書遂亦擲還所言亦皆成詞費矣不復瀆呈昨得韻芝書知足下於歸途得桂林被圍之信更不知身之有病立即募楚棘七百星夜帶赴桂林已於三月二十七八日得有勝仗此等公忠奮發才敏心實恐目前軍中無第二人也桂林東北一路爲入楚咽喉今得足下搘拄其間或可免賊北竄之患也儻一闌入楚境則不可思議矣

復周小湖觀察

黎平胡守實爲閒出之才通府之事交與伊一人料理可以放心吾兄鈔來伊之稟稿僕現已發刊並另有堅壁清野齊心團練議一篇俟日內刊成即一並通須飭行事迫矣無可冀倖無可觀望也吾兄責任甚重賢勞所不免也可保無虞堪慰憲塵等語弟見之即汗下舌撟益增愁緒粵西數年前即坐此病致有此燎原之禍現在此病仍不蠲除故敗壞不可收拾吾兄當引以爲鑒也

復鄧子久太守

堅壁清野之事除羅平嵩責令尖收趕辦外其餘各屬皆腹地也小民難與慮始目前並無賊信忽然謀野動衆有司稍一不勸不善勢必紛紜驚擾求益而先損矣讀來示仍以保甲爲綱領一語可謂探驪得珠另紙所云藉牛叢而正用之將機就計亦眞善於用因者大約貴省腹地各屬鄙意除堡設關一層且姑置之即練丁習技一層亦可作後圖所汲汲者編查保甲本係應爲之事民亦不能謂苦官亦不能辭責須切實周到除去差保各弊則收效大矣如此則內匪不待淸而自淸矣牛叢本係應禁之事不禁之而用之能去其害自獲其益善醫者何嘗

不以砒附活人耶牛叢辦而聯村之事已畢舉即練丁逐盜之意亦無不包括其中是在賢有司之實心實力而已如果乘此機會辦理得宜暗襲其迹而明革以嘉名正可大書特書形諸公牘為興利即以除弊之一證方將為通省示之秘鑰也足下幸即剴切示諭各屬期於必辦無任畏難者藉詞推諉為要

致呂堯仙方伯

與義張守之事部文已來此審挑駮更成死證此事當日原辦之臬幕固罪無可逭此次詳奏之臬幕亦心在必誅何也此案張守本末逾限係孫

心竊之劣幕有意陷之此次既代為更正自應據實將從前臬署延誤硬坐在屬員身上是故入非誤揭查明更正參辦而應參之前臬已死應辦之前幕已為後任驅逐不知去向云云豈非腳踏實地乾淨了當部書雖欲訛錢而我之辦法結實慾餤亦易撲滅乃幕幕相護不顧出此轉迂迴曲折幻出公出一層予以把柄豈非自貽伊戚哉僕前曾與足下言之非此時說現成話也為今之計欲整頓風習肅清吏治必須將原案係臬幕自誤做案陷人此番又係臬幕不據實更正迴護彌縫以致事不核實不能折服屬員逐一據實檢舉更正將前後幕友嚴密懲辦誠甫自請失察處

分張守仍開復如此庶其可乎非然者恐難有善策也說者必謂張守肯花錢自不遭駁此知一不知二之說也語長難罄此事就張守一人而論猶足重輕僕亦無暇嘵嘵耳所患者於通省吏治大有關係是非不明賞罰不當無不是而被以无妄之災即別有非而難禁反辱之稽且臯幕如此權重安得不過索要錢安得不布散劣徒陋子弟於通省以爲網羅而通省有司安得不畏之如虎奉之如神賄賂狼藉案必先呈底請示而後敢辦如此則吏治安得不日壞僕雖十手挽其流而其如源之不塞何此僕所長慮卻顧不敢作秦越人之相視者也吾兄及誠甫兄外任日淺

若輩之行徑此中之況味或尚未深嘗僕老馬矣粗識歧途用敢覼縷吾兄其有以益我乎此紙幸即呈中丞與誠甫兄同閱不一

吳文節公遺集卷六十八目錄

尺牘

吳文節公遺集卷六十八

男養原謹編

尺牘

復李揖閬司馬

日昨接得爵衙紅箋一通並錄示舊案公牘四件一切具悉陵園之委員自暫回後迄今杳無音信其復來與否正未可知而黃金菊既已潛回則斷不能甘心能諭也一則欲佔已墾之地一則欲材板照舊進口伊好抽稅也此時我處仍祇鎮靜不理下蘇橋之卡房會否傍基移址修復撥兵駐守來信未及寫念儻該土目竟遣人前來耕種則必阻遏之且告

以界址未定何能越畔汝國委員遲久不來其爲情虛不敢前來可知則地爲中國之地無疑更不容强佔如該土目執持前案嘵辯卽告以前案之有無縱有前案而能否作準總須汝國大委員來方能會勘定議汝之言不能算我處亦不値與汝多言也至舊案四件其最謬者爲乾隆十年一件睹兕河與南溫河並非一河混而同之一謬也然卽可爲以河爲界之一證旣係內地何以與陖人耕種納租二謬也然此謬卻是大妙將來如彼國有委員來會勘必執此爲鐵證我處不可言並無其事卽給舊卷與看告以如非中國之地何以使陖

民納中國之租當日不過因地近河邊憐恤陜民俾得藉以謀生正是中國仁愛藩屬小民之意且中國又何至貪此區區之租正因地係內地必限納些微之租方足以明表識免致日久迷失瀆混陜民所歷久並不納糧理宜內地收回招佃另種譬如佃戶抗業主之租業主必起田另佃中外同此理也如此云云看伊有何話說其乾隆四十年及嘉慶年間各案均足爲地係內地之左證者也其黃金弼文稱文山縣譚斷案等語卽以文山縣祇有譚掄一人係乾隆四十六年在任並非雍正年間亦無定界斷案之事詰而駁之可也至下蔴橋

距上年黃並菊偷築卡房處所尚有二十餘里此更不待辨而自明者羅秀所買之田係黃金菊以內地而盜賣於內民例應入官即就現種之戶令其承糧納賦可也其現種有人而逃匿不自首者地必無主可知無論陵民內民一併入官姑勿招佃勿收糧可也其陡坡腳地方方廣究有若干田有幾分是否現有人種如現有人種即可究其是何色目之人何以不完糧根追辦理如並無人種亦即勿招佃勿收糧劃界姑任荒廢可也至柏木材板一層本與界址無涉如向准入口售買則有關百姓生計吾兄即與鎮軍酌量情形神明辦理非

爲黃金翁一人之抽稅計也弟之所見如斯至臨時之隨機應變及現在田土方向情形弟有未能深悉者統祈吾兄會商塔大兄準情酌理相機妥辦可也

復孔誠甫廉訪

來教謂盜案不患其不嚴患其不實此似是而非之論也因不嚴所以可不實病根正在不嚴欲求實必先求嚴而可曰不患其不嚴耶試問藉盜銷案之所以百出不窮者豈非因罪輕刑重而人易於誣服之故假使案案均罪不容輕則人自不肯誣服而劣幕做案之技窮庸官藉盜銷案之技亦窮是患其不嚴正所以患其不

實而可曰不患其不嚴耶若將錯就錯因其罪輕而輕之則是明知其不實而姑以不嚴爲之囊橐豈非大謬不然之論哉必也察其不實卽平反叅官案案必求其實而終不易吾嚴之定見果能實因有不期嚴而自嚴者本一貫非兩截也而可曰不患其不嚴耶不求嚴正是不求實敢爲足下下一轉語無嗔僕之好辯也粵西當日正坐不求實因而不敢嚴可不鑒哉

復孔誠甫廉訪

日昨肅布一函晨間發申酉刻又奉到十一日惠書平越差役詐搶斃命一案前批移西道提訊緣誤記平越

距西道較近茲蒙指示昭若發蒙矣此僕誤記之咎也應自記大過三次所有此一案即煩足下提省親訊已另備公贖奉達務祈核實研訊來教謂詐搶之案雖予駢誅是也此駁弟前批不准有一名活罪之言也僕亦非不知前言之過火惟尋常詐搶之案已當亟辦詐搶而至釀命尤當重辦況差役詐搶釀命宜如何痛恨亟懲振實究辦乃該護州先將差役捏作假差非僕臆斷也兩月來各屬報假差滋事者不下四五起試問安得有如許假差其爲做案錮習萬無疑義是該護州已退一步規避僕安能不加一倍督責點省吏習之不堪而足下又往往曲狥劣官陋幕之情不肯相助爲理僕

雖大聲疾呼猶未能挽回十一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也而敢依阿唯諾哉而敢一切付之庸庸之書幕作官樣文字之批詞哉此僕之苦衷也足下其鑒之至來教謂守經而不克達權爲徒煩筆墨無補勸懲云云此似非足下由衷之言也此似非足下所宜言也事事核實按律懲辦時存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念所謂守經也事事不核實揑造情節强案就例曲狥官幕之便所謂達權也足下平日亟思整頓吏習案求核實乃玆忽非守經而是達權然則將以做案爲是而從實爲非耶故僕謂非足下由衷之言也足下爲通省刑名總滙乃不

守經而達權則是誨有司以做案何以稱執法之官故僕謂非足下所宜言也又來教謂引例而不能比罪亦是徒煩筆墨無補勸懲似也第罪從情出情先不實從做案以就輕比而曰吾遵例也筆墨誠不煩矣勸懲果有補乎以上項二者為僕督過僕不敢任受咎也且筆墨之煩僕豈得已哉明知刑名為中丞專責然中刑刀鋸大刑甲兵中刑之不克慎恐將有大刑之憂況吏治民生均僕分內之責也非敢越俎饒舌也若養安自逸事事漫不經心自計非不便甚如

國事何以僕之聰明才力即事事竭盡心思事事不敢

徇縱有司猶不免辜
恩溺職而遑敢養安自逸哉足下有憐僕太煩之意此則足下愛僕之過而未諒僕之心也縷布區區伏祈涵
鑒

致勞辛階中丞

月前兩奉惠函因諗軍書旁午未敢輒瀆淸聽昨得眞除喜音不勝忭躍吾兄之建節開府適孚衆望不足賀也爲粵人獲有慈母不禁以手加額惜乎稍後時耳然得長才偉畧者一新壁壘稍牢當猶未晚也刻下會匪全股流入楚南說者恐彼間攻急賊復竄回粵西似也

僕謂不盡然也儻彼間攻勦無法仍似在永安時虛與委蛇網開一面恣其出入接濟賊必養精蓄銳潛勾各地積匪一出柙必將北竄上流不復顧粵之鼠穴矣如勦辦得人正可撻渠殲醜尚何竄粵之有惟粵中遍地土匪紛如亂麻告急者沓來而挂名之兵練日索餉時索賞驕者益橫懦者益怯臨用時無一可用不用之又分投助盜況以後之餉將赴楚而不赴粵支絀更有不堪設想者然得偉人鎮撫其間必有一番措注凡此者舉不足為之難也僕心悅誠服翹首跂望其馳系有非楮墨所能名者夜來臥不能安盲思瞽說亦思妄陳之

左右或者大匠之門竹頭木屑亦姑備一端耳僕思兵練既不足用而餉又難繼似不如可遣者遣之可散者散之（必散之到地毋爲賊用也）可留者爲馭驅使之精而不多求得實際專爲游徼之用其潯梧艇匪必倚爵督專辦其他各處土匪仍須責成各有司自辦主宰不外乎聯村齊團而因地因時神明在人總以用民力用紳士爲大綱必官與民實實有相爲依戚之意而又有謀有膽耐苦耐勞庶克有濟顧安所得如許賢有司而用之此豈非龍肉悅口之說哉然事迫矣州縣且徐圖府守宜汲汲裁酌庸冗者狡猾者迂拘者虛浮者或汰之或鞭之一

洗錮習必責成效卽州縣之太不堪者亦宜急圖人不足速請員非數十員不可試之不可用仍一一送回足下如有夾袋中物不妨指索記

憲廟時曾有將各省平日得力賢員或一員或二員撥赴閩省應用之事亦一格也或可叅之率筆亂談不自知其謬妄矣亦惟恃高明有以鑒而恕之楚南得蘇溪又得石卿必有可觀日夜盼之耳微聞尊體因太勞稍覺清癯飲啖亦不及常度吾兄關繫綦重留意珍攝勉强加餐爲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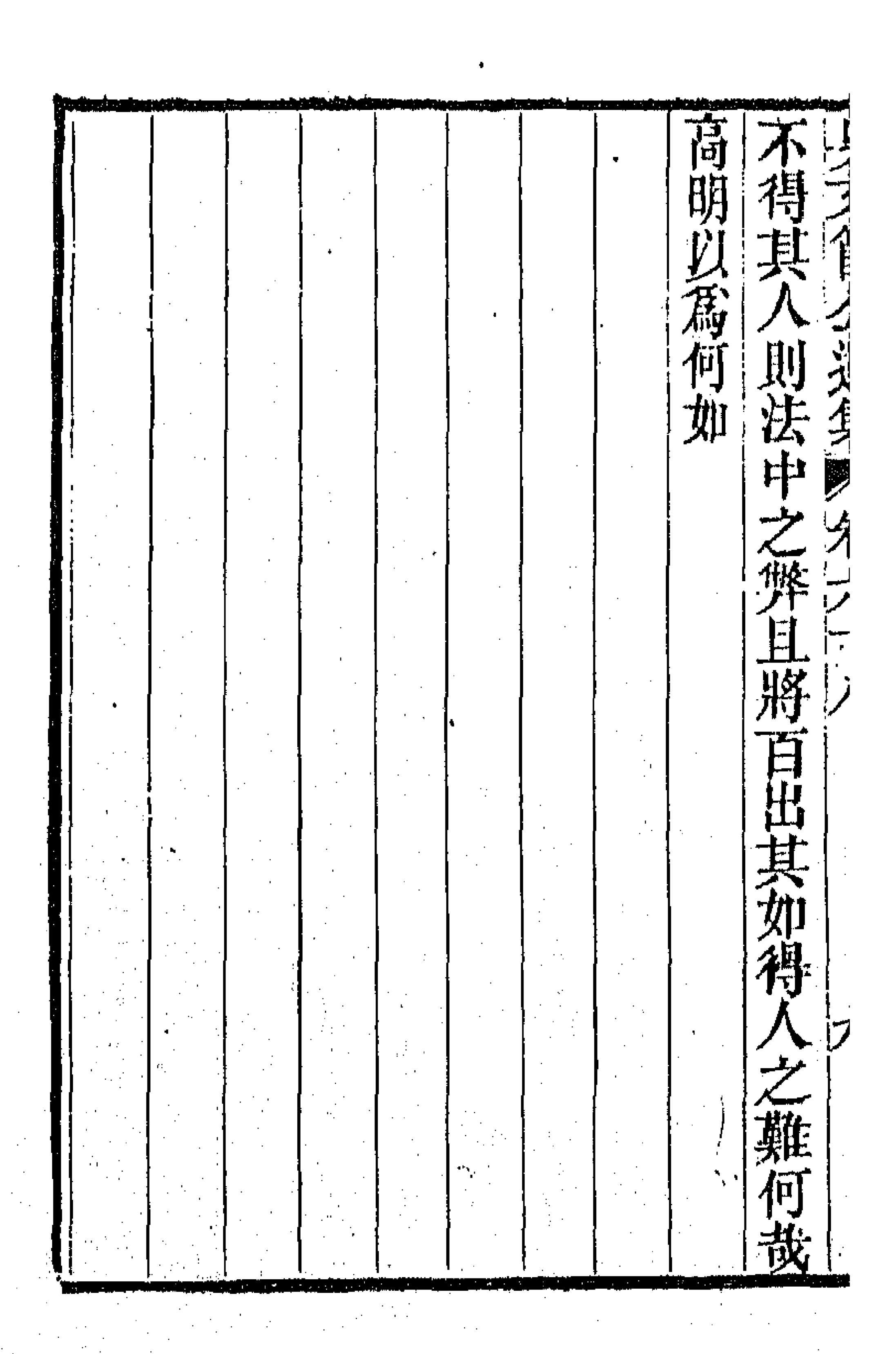
復呂堯仙方伯

苗匪肆行無忌皆從前遇盜案無不諱飾消弭積漸使然並非愈辦愈出即前此查辦革夷既未能搜捕淨盡又未能痛加誅殺且費重貲購線滅其父兄子弟之天性誘以財利之途故不獨不知懼且滋其驕悍之心此時已勢成堅冰若再不設法辦理誠如來示後患有未可知者惟欲下手則籌欵籌人二者固為先務之急尤須查明首惡姓名某寨兇匪最多某寨兇匪中以某某為領袖一一得其的實方好下手即如黃平之岩門天材之烏坡白毛等寨其幾於無一人非盜者必有一二富黠之徒為之首倡大約為首之人多係有産業之人

蓋非勢力糧械足以號召羣兇則蠢蠢者亦不敢妄動此時縱厚集兵練勢不能逐寨草薙而禽獮之也徒多殺從犯而首犯安然兗脫恐不轉瞬而仍如故矣鄙見似須先察核各屬文武有司能否了事肯否出力有一不稱者速行更換再物色得三五員有膽有識情形最熟者不拘文武不問官之大小爲之委員再整頓兵練爲之根本以防堵爲題目以編甲爲入手寬解附和以殺其勢勒殲首惡以結其局智勇兼施捕誘並用辦得一寨則別寨必有破竹之勢鄂文端初闢苗疆亦是先以化誨有頑抗者必全力窮追到底將首惡三數人拏戮不遺附和

者咸懼輸誠即置不問況現在苗疆已百餘年咸隸版圖久在編甲之列此時祇如腹地之偵捕盜匪耳惟其頑惡兇狡不可不防故兵練不可少耳滇中各屬沙獛其頑惡甚於羣苗上年曾結夥攻打西林縣城者去臘與石卿物色得一武員於彼地情形最熟羣惡首夥姓名伊訪查十得八九即授以機宜託爲雇練赴粵之說馳往辦理有誘致者有逃匿而圍捕者旬月之間獲犯三百餘名曾一夜駢斬一百零八名從此首惡略盡其逃散者責成地方官隨時偵捕現在尚有陸續報獲者如縛雞矣地方盜風頓息彼時所費才二千餘金耳所

帶兵十六名耳雇用得力眞練二百餘名耳雖滇黔情事不同然大意可以類推附及以備采擇盜犯就地正法弟止就案批示並未通飭且止近來都匀所獲各匪如此辦理此外仍無不招解者吾兄之所謂虛捏者未詎是妄殺無辜捏作正犯耶抑海市蜃樓無而爲有耶察有此弊卽將該員加重嚴參懲一儆百未爲不可且各屬盜犯無不累累瘐斃有通案全無一人招解者有數十人僅數人招解者其瘐斃之犯又安信其必無虛捏耶總之天下無無弊之法亦無一勞永逸不費心之事惟在有司得人而已得其人則法外之意無不可行



不得其人則法中之弊且將百出其如得人之難何哉

高明以爲何如

吳文節公遺集卷六十九目錄

傳

記

序

吳文節公遺集卷六十九

男養原謹編

傳

束鹿縣丞存齋余君傳

君諱堉字上田號存齋禹州人姓余氏原籍江右高安其始祖賢遷豫之許州子詒復由許遷禹子爵時崇禎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監開封軍殉難贈太僕卿賜祭葬君之七世祖也一經相嬗不從他業祖文龍父六韜皆以名諸生稱於鄉君少負異才八歲時聞塾師與同堂講授即領悟能屬文弱冠名儁一黌戊午登賢書益

肆力於學族人清將公爲理學耆宿君從之游潛心於濂洛關閩之旨而期於有體有用以故里中有大政君無不率先嘗辦庚申郊寶教匪滋事君佐郡守防堵招募團練賊不敢犯禹癸酉甲戌禹屬苛旱飢民搶擾君佐郡守籌畫賑撫民賴以安同輩皆斂手推挹謂其他日設施必大有以顯所學也九上公車始得一當已卯成進士改知縣籤分四川初署資陽縣事下車即敢明儒呂新吾先生宗約歌等書徧行講諭化民以德而聽斷明敏摘發若神今相國蔣礪堂先生時總督川省深器重焉謂其學問純粹能以實心行實政踰年即眞盥

亭其爲治一如在資陽時有王某者其族人盜葬於其父之墓控訴不已君援引古昔聖賢格言委曲開諭訟遂解其他治獄多類此鹽亭倉穀經前任糶出收補甚艱幕賓謂非嚴比不辦君弗忍也而卒亦就理旋因公鐫秩投牒謁選人得束鹿縣丞適礪堂相國總督直隸益相倚任君亦力行所學不屑屑以秩之崇卑介意也所到尤以興賢育才爲首任資陽時充辛巳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任鹽亭時修舉鳳山書院生童賴以成就者甚多在束鹿分駐章村鎮其地無書院而士子之執經問業者麕至君講貫不倦官廨如師塾焉年餘以堂

上年高弗克就養遂乞養歸抵里適丁太夫人之憂哀毀過甚兼之終歲積勞遂致痢疾踰數月病勢劇作因至不起君至性孝友五歲失恃未弱冠失怙事繼母以孝聞昆季五人數十年怡怡如一日教子弟皆有法公暇即手一編老而勿衰所著有春秋傳說讀本若干卷六藝考畧若干卷制義若干卷古本大學辨格物辨王學辨及語錄雜著共若干卷藏於家卒之日遠近知者莫不痛悼時道光七年七月十二日也春秋五十有七子四

論曰唐宋以來豫人士以實學措諸事功為名儒為碩

輔者指不勝屈君生其間克自振奮方將繼踵古人乃遲之久而始得一試試矣而復蹶而卒之不克大竟其所施爲可慨也雖然君以儒術飾吏治見諸施行者已逴鑠如此此其不朽之盛豈必遽讓古人哉

記

遵法墟記

此地舊名唱凱墟不知始自何年亦不識所取何義有奸民周詳彩者居是墟諸爲不法事擾害良民使者撫兵飭撫州府知府臨川縣知縣將其捕獲按治而我良民始得相安耕鑿共樂恬熙爰爲題額易此墟名亦以

別淑慝示勸懲云爾

序

試律分韻約選序

試律盛於唐人分詩之一體非參乎衆體之變不足以竟其源非守乎一定之程不可以語於律

國家詩教聿興館閣鉅公相與和聲鳴

盛鴻篇麗製美不勝收而圭臬所存胥歸雅正茲集所選極約非謂聲韻之道遂盡於此然善學者由是而引伸將師其法並師其意推之至於衆體之變不難溯其源而上之又何約之不可以及博哉

中州試牘序

豫居天下之中嵩高河廣旁薄鬱積故理學儒風常爲諸省稱首戊子秋某奉

命視學玆土迄今夏歲科試過半閱士十萬有奇溽暑無事輒取所甄錄之作擇其於理不甚倍者釐定而付之梓因爲之序曰古之人因事以抒其所見體不必一而其立於己而有所不得已於言者則一時文者言人之言者也體裁限之繩墨程之數百年來文愈多而四子書之言有限剽竊影響與世推移於是主風會之説者謂奇正濃淡之因乎時持習俗之見者謂剛柔文質

之因乎地然則司衡者欲求一折衷之術與應試者爭銖芥於尺幅之中而期無失於銖黍者果何道之從則亦曰理而已矣理儲於經形於史散見於天地民物日出而不窮而非時與地之所得變易者也譬之於穀物土有宜播穫有候而其得氣之正而足以養人者固生生而不竭也顧蓄畬耕穫者之用力何如耳士子讀書稽古本之經以滙其理之源徵之史以窮其理之著參之天地民物以博其理之趣研之儒先傳注以究其理之歸無論所及有淺深所得有醇駁而即言以見志即文以知言與古之立於已而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亦奚

以異哉抑聞之理大者物博惟其積理甚深於聖賢立言之旨旁推交通而無不合則體立用備他日因言以見之行者亦若符契焉此予區區決擇之苦心即與諸生諄諄相切劘者畢不越乎此刻既竣爰書其意於簡端

卞竹辰詩課偶存序

予與竹辰交垂三十年矣自庚午迄戊寅偕里中同社諸子以制舉業相切劘者無虛歲文藝之外兼及五言試帖體分題程課互爲評隲每一課竹辰必出其傑句秀語爲同曹冠洎兩人先後入詞館蹤跡轉相左甲申

後予奉諱里居者數年嗣又奉使豫中公私牽迫舊業多荒而竹辰於其間乃與其同年生聯裾拈韻選勝矜奇所詣益工所積益富今秋刪存此冊屬校訂授之梓人且謂曰某將以術資乞外恐此事不復能究心留此以誌一時梗概非敢云問世也是則竹辰自遜之辭而益以甚予荒落之懼者也校既竣爰書此以歸之

金禺谷淸惠堂外集序

有攷據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義理之學三者似趣術殊也顧精攷據者以經爲本擅詞章者於史爲近義理則必窮經與熟史事融會備先諸家之說始足以識其歸

不然高談性命而空疏不文所謂義理者亦句剽字竊焉耳朱子大儒其義理直窺孔孟曷嘗以攷據見耆然讀其書知其於天文地理三代之制度文章無不洞澈於中即詞章亦南渡後卓然一大家豈容有義理未深而箋釋蟲魚吟弄風月以一得鳴者未有積學儲理而轉苦名物之不知文采之不贍者也然則三者亦一以貫之而已吾友金子禹谷於書無所不讀好深湛之思實事求是尤長於歷學所著說經諸書及詩文集盈尺矣將次第行世先出其詩賦時文共若干首付之梓人此特其緒餘耳奚足以盡禹谷之學之富然其辭則瀏

然淸也其氣則沛然充也其取材則澤於古而與道適也非醞釀於經史者甚深何以擷義之精晰理之微若此然則讀是集者不獨詞章已見一斑卽其攷據之詳審亦無不可推類而知也若禹谷者其庶幾一以貫之者歟

祁竹軒先生六十壽序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世必有厚德重望之臣爲天之所篤生而尤必培其福大其壽俾之澤被生民以翊贊

聖天子勵精圖治之盛者理固然也乃今於大中丞竹軒先生見之先生今歲距嶽降之辰甲子適一周而夫

人之齒亦與之齊諸哲嗣將於京邸舉雙壽觴年家子謀所以壽先生者遐致其祝徵言於予予登
朝著既先生已敭歷四方未獲時奉先生謦欬而與諸哲嗣文字切劘過從特密得稔聞先生儲學出治之原而其功業之赫然昭著者又耳熟焉不敢以不文辭先生生有異禀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十■成進士官刑曹■■歲奉
命視粵西學政丙子歲與分校京兆鄉闈所識拔多知名士得人稱盛而迴翔郎署者幾廿年析律至精持治至平上官倚之如左右手凡奉

命讞獄必與先生偕故於■於■於■軺車所至無不得其情而平反焉

天下稔知先生賢未十年間歷監司秉節鉞

簡在之隆無與倫比其陳臬浙江也以積年未決之疑案付先生一人以定之其開府粵西也以剿撫猺獞功晉

官銜以寵異之蓋卓卓可紀之大者已如此而先生處之欿然常若有未盈其量者則其設施之所及豈有涯哉詩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行其愷弟爲邦家之光也予於先生之得於天而善承

夫天者信之矣用務此以爲先生壽

戊戌科會試錄後序

道光十有八年春會試屆期

上命臣穆彰阿臣朱士彥爲正考官而以臣文蔚與臣

廖鴻荃副之臣江淮下士知識庸愚蒙

高厚之殊施由詞垣洊躋卿貳前會兩出試差再任學

政分校鄉會闈者各一涓埃未報惶悚方深茲復仰荷

恩綸俾典春試謹與諸臣悉心校閱得士如額呈其文

尤雅者臣例得綴言簡末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國家以

言取士士以言致身顧不重哉唐尚詩賦宋尚策論自

明以來專用經義依聖賢之旨以立言所以壹天下之
學術自是至今行之垂數百年士雖以沿襲爲文章而
其敬肆誠僞未嘗不各見於辭氣之間不可得而同也
有司雖以好惡爲去取而其支質奇正未嘗不總歸於
風會之際不可得而異也豈非人心使之然哉因其異
可以知其人因其同可以知其世夫使千萬人之心如
一人之心者聖人之心爲之也我
朝久道化成士風淳邑有邁前古矣
皇上猶復諄諄爲羣士懲虛浮廣實學臣等恭奉
欽命經題有取於必信必果所以存人心之直也有驗

於並育並行所以覩人心之通也有貴於頌詩讀書知人論世所以振人心之衰靡也歷觀前代承平日久天下之人心趨於澆漓者有之安於凡近者亦有之趨於澆漓故其士多揣摩詭遇之言而無自得之學安於凡近故其士多庸濫倖進之言而無拔俗之情今夫孔之取士欲其不同乎今也孟之論友欲其不異於古也今古之運行譬猶陰陽寒暑之周流不以先後有升降也然則今之人心卽古之人心也言行其本也誦讀其末也居覆載生成之中其可自外於匡直輔翼之教哉臣又思由人心以成文運正文運以維人心衡鑑之權厥

任匪細臣等庸陋曾何足以及此惟有仰體
皇上樂育之懷與羣士砥礪勸勉益以居今希古爲立
身報
國之用冀闡務實之
訓使之深入於人之心則詭遇倖進之爲言庶幾其自
寡此臣等之職亦羣士之志也謹拜手稽首而爲之書

花橋冷氏族譜序

古之宗法既廢所賴以敬宗收族啓人以水源木本之思而親親於勿衰者惟圖譜爲亟顧或侈談華胄浮而不根緰飾目前詳畧失當凡不免取譏於昔人者皆非

譜之善者也同歲生新昌爷君煌主講豫章書院不時過從閭出其新修花橋爷氏族譜見示且屬爲之序予受而卒讀按譜稱爷氏系出黃帝臣伶倫而是譜則以始遷新昌花橋之回春公爲斷其自回春公上溯十餘世至孟文公則取其信者詳之疑者闕之不敢厚誣其先即所以垂法於後也吁其慎哉且立例凡十其間之明世系謹婚配詳所出重所後纖悉必臚旣周且晰矣極之涉迹二氏恩撫異姓法宜見絕於譜而猶復創格別書委折載之由原其不得已之苦衷正隱示以不容假借之義俾後嗣之覽斯譜者不獨序輩行聯慶問而

因以知立身之要非族之防倫明教立則仁敬孝慈之心有不油然以生者乎抑予於此重有感焉西江山水藏聚風氣樸質民之守祠墓而族居者自宋元以來多緐衍勿去其鄉可喜也顧予視事一載披覽訟牒往往因山場墓道執私譜偏辭肆競忿爭甚有矜私智覬公產竄易譜辭操同室之戈而轉忘一本之誼者匪徒人心之澆訛也儻亦前之人譜法之未盡善耶讀花橋冷氏之書其亦知所愧已夫然則是譜也豈惟冷氏子姓世寶之其有助於治理者良多矣予故樂爲序之